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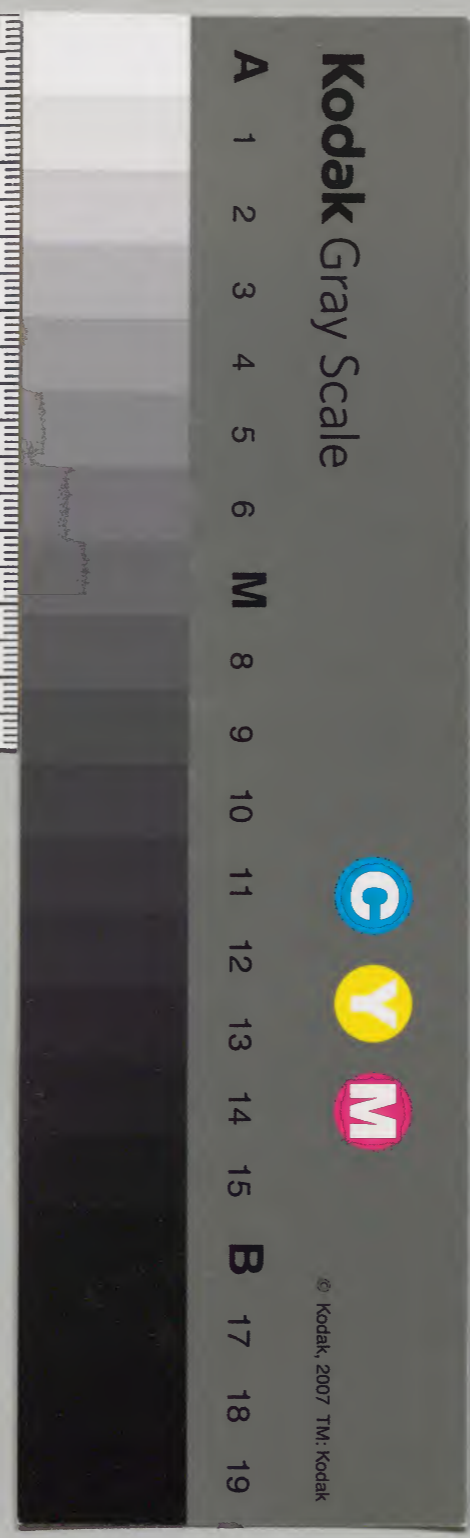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八	四	三	二	一
號	八	四	三	二	一
函	八	四	三	二	一
架	八	四	三	二	一
冊	八	四	三	二	一

內閣文庫

漢書	八	四	三	二	一
類	八	四	三	二	一
號	八	四	三	二	一
冊	八	四	三	二	一
架	八	四	三	二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618
冊數	5 (5)	
函號	308	43



為善陰隲卷之九

李謙燒券

李謙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謙即對衆焚券曰債已償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謙竭家資煮粥以濟之動以萬計死者復為瘞之人皆曰子陰德可謂大矣謙曰何足為德一日假寐夢一紫衣人告之曰上帝知汝有德及人報在爾後言訖而去後謙壽百歲而終子孫皆為顯官

夫為善不求人知者謂之陰德今李謙值歲歉而
能出粟以周夫鄰里鄉黨及其無償則又焚其券
復當大歉又為飭粥以濟餓莩有死者為掩葬之
使免於暴露一鄉之人生有養死有歲其陰德孰
大焉而李謙不以自居愈行陰騭是以上帝報之
俾年及期頤子子孫孫悉居通顯其獲善報也不
亦宜乎詩曰

李謙出粟振孤貧 施粥充飢活萬人

後世顯榮身壽考 皆由陰德感天神

又

焚券瘞骸功最大 一誠感格動蒼窮

紫衣入夢傳天語 報應將來福祿隆

彭矩積善

彭矩字中方台州人自幼端重謹愿未嘗遊戲長益
慈祥謙遜有蔬圃與人聯界里婦每竊採之彭佯不
知里人侵過圃界彭亦不問嘗與一商同宿于店彭
先早歸商失傘意彭持去登彭門索之彭對以故商
怒罵且言失衣商欺彭懦必索其償彭如數償之而

去彭性好善喜行方便見飢者必減食食之寒者解衣衣之至於整橋脩路但力可以為者無不行之又脩合香蘇散百解散香薷湯解毒丸以施病者里人侵彭圃者以強橫為人訟官將杖之彭懇言於邑吏張張為請於宰竟免杖人愈服其長者彭年三十七未有子詣西嶽祈嗣既而生三子後寓蜀未幾蜀亂十室九死彭舉家無恙挈家泛江舟覆皆溺彭於中流得一木以濟見其妻子二人先在岸云毋子攀拿舟枕得免越三日一漁舟併載其二子以至一家親

屬遂得全安後寓光州逃避山藪哨騎數百至人被殺擄又縱火焚山無得免者彭所避處風返火滅後卒於臨安年七十七

夫謙遜慈仁好善樂施人之所難而受暴橫侵欺弗與之較又能為之請免其罪尤人之所難惟彭矩能行之所以見稱於時也矩之德量如此故善德有報晚生三子及避亂山中不遭劫斂所居之處風返火滅舟覆江中舉家生全豈非神明默相積累陰德之所致歟彼貪冒毒戾之徒見利必爭

與人有隙必欲擠之於死地然好爭者未必盛強
擠人者未必永固視彭矩之所為顧不偉歟詩曰
謙和德性自天成 處世慈仁息競爭
細故由來心不念 與人方便度平生

又

積善施仁不計年 幾遭險厄幾安全
晚年有子多亨泰 咸賴陰功感上天

天福平糶

陳天福茶陵人歲凶發廩平糶貧不能糶則與米無

米則與飯又無米與錢鄉里甚德之一日有一道人
以銅錢一百二十為糶米一斗天福云道人要齋糧
當納上一斗何必用錢道人受米出門遂題四句於
壁間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糶米來施捨他時桂
子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富有起振濟倉平
糶濟人生三子長季忍次季雲三季芳父子皆請鄉
漕季芳名蘭孫補入國學後登第官至太常丞
夫遇歲凶積粟者多閉糶長價幸民之飢以為已
利孰肯閔民之窮困而周恤之哉其間有能施之

者亦暫時而已豈能不厭不倦如陳天福哉天福當歲凶荒發廩平糶而貧者與米與飯與錢無毫髮吝惜鄉里蒙其濟惠故皆德之推其心一本於濟人非僥名干譽之為也故天報之使家益富饒子孫榮盛登名科第列職太常信其為善之所致耳嗚呼世之鄙夫積而不發視人之飢殍窮乏不一動念獨何心哉若陳天福者誠未易得也詩曰艱難正值歲凶時 發廩何人為拯飢 天福當年稱長者 施食平糶更捐資

又

平生於義獨能敦 慶澤綿綿及後昆 宦達科名從此顯 道人題壁不虛言

宗仁濟渡

徐宗仁西蜀人其鄉有兩石橋夾出一江四時皆湍急下則深淵惟此處可以立渡常年溺死者甚衆蓋船小觸石即碎宗仁發心造一巨舟兩頭裹以鐵葉自雇篙手專一渡送往來之人且建善緣以薦卮者一日忽有道人登門稱善星命謂徐曰公壽止三十

三徐大驚異其年生日之時夢至官府見王者坐于
 堂上門首濕衣之鬼約三四百人執一卷投于王前
 云徐宗仁濟生拔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婦壽考子孫
 榮貴王者指左右以此詞示宗仁曰君壽本當盡為
 此之故可特延三紀覺而異之自此益好善樂施二
 子三孫皆榮貴宗仁果逾三紀而卒人為立祠于渡
 側

夫水之險莫甚於川蜀奔流急湍閘激悍怒操舟
 一失即見淪沒襁傾拖楫人為魚鼈矣宗仁愍之
 遂作巨舟濟人往來使無險阨沒溺之患又建善
 緣薦拔滯魄其設心仁厚不惟脫八於艱危又俾
 死者超離沉弱故冥冥之中默有以報之使增益
 壽命顯大後人陽施陰報昭昭不爽世之欲行方
 便利益者鑒於此可以知其效矣詩曰

小船橫涉蜀江流 常歲漂淪觸石頭

獨有宗仁哀沒溺 翻然大作濟川舟

又

更資冥福薦亡魂 地下無由可報恩

福壽已增孫子貴 渡頭祠宇至今存

元植愛物

陳元植粗有家道而好行陰騭至於禽蟲悉蒙其惠每將食於高原之上百鳥遙見必飛鳴前後或來逼其坐隅元植甚憫之禽鳥亦不畏懼凡如此十餘年一夕夢有衣緋人長三尺餘巾帶備具謂元植曰爾甚有陰德及物於一切生命皆欲濟活然爾將來壽命短促以此之故須延其壽汝宜勉之覺後飲食加增於常時年九十九歲一旦晝坐忽然袖中有一物

投地化為著緋衣人長三尺許拱立於前謂之曰君壽本不逾四十為有陰功是以延爾之壽今近百歲須歸常理辭爾云焉瞥然不見元植遂與子孫述之令選地封墓逾月無疾而終

夫物雖與人異類其有生之理與人未嘗不同故惟仁人能推愛物之心而惠及之使物得以遂其生性若元植之於禽蟲是已元植心存仁愛雖禽蟲微物悉蒙其惠故群鳥相依飛鳴前後略無驚畏由其有愛物之仁而無害物之心故感物如此

是以陰騭之報有不期然而然矣故神錫壽考將
躋百齡以無疾而終及物之報昭昭甚明嗚呼世
有不存仁愛殘害物命以縱口腹之欲者豈無神
明以司之哉觀此亦可以知戒以改其所為矣詩
曰

平生愛物有深仁 一念能同萬物春
及物有功存濟活 能令禽鳥日相親

又

人物由来類不同 推心施惠有陰功

神明報答彰為善 壽及期願乃令終

祝染施粥

祝染南劔州沙縣人也遇歉歲為粥以施貧者後生
一子聰慧請舉入學手榜將開忽街上人夢捷者奔
馳而過報狀元榜手持一大旗書四字曰施粥之報
及榜開其子果為特科狀元

歲飢民困有能濟之者則陰德莫大焉此祝染遇
歉歲施粥使貧者得生不至於餓殍天固報之乃
俾生賢子名魁特科然染之為此初豈有望於報

乎而其一念之仁默與天契而天之報之自不容已至於託夢街人而示以所報之由實神明表異之將為後人之警勸也噫若祝染者不亦仁哉世之積而不發者視此可以消其鄙吝之心矣詩曰

歲歉民貧餓莩多 祝家施粥竟如何

惟因好善行陰騭 天畀佳兒中特科

又

凶年為粥施貧民 方寸長存造化仁

嗣子作魁天有報 分明託夢與街人

孝基歸財

張孝基許昌士人也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故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

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騶
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
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
此山言訖不見

凡人有子孰不愛之苟其子不才斥逐之而以家
財付人者蓋愛其子之甚也子之不才而不逐之
則他日家財為其所蕩一旦貧乏孰能恤之曷若
且逐之於未蕩之先使其窮苦飢寒他日必能懲
艾改過斯不亦善乎若富人者可謂能處其不肖

之子者矣而孝基知其然受其所託乃克盡心見
所逐之子流離于道收而使執賤役以就食試其
可以使令又漸進之乃歷試其無他克悔過自新
無復往日之習一旦舉所付之財歸之無毫髮顧
利其心仁矣傳曰臨財毋苟得孝基有矣在他人
處此必皆掩為已有其不粹之于溝壑幸矣况望
其能周旋如此哉故使生者蒙恩死者感德卒而
為神行善之報蓋昭昭矣噫彼不知禮義相欺相
詐以負人之所託者聞孝基之風不亦可愧也哉

詩曰

富家驅逐不才兒
盡把貲財付孝基
應是孝基能重義
待他能改盡還之

又

收恤流離試所為
還財不負一毫絲
英靈死作嵩山主
行善陰功達帝知

噲叅療鶴

噲叅養母至孝曾有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叅乃牧
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叅門秉燭視之鶴雌雄

雙至各銜明珠來謝鬻數萬緡叅家遂殷富

嘗謂好生惡死人物所同有物垂死窮而歸人能
撫養之使得其生者可不謂之仁乎觀夫噲叅療
鶴可見已方鶴被射窮而歸叅叅牧養療治保護
懇懃俟其愈而放之及物之仁可謂至矣故鶴雖
異類乃能不忘生全之恩一夕雌雄並來銜珠為
報好生之感為何如哉吁世有覆巢破卵剝胎殺
夭忍心害物者觀此亦可以為戒矣詩曰

九臯暫宿不飛翔
羽翩翩為弋所傷

窮託仁人救餘命

噲叅為療愈其瘡

又

一朝瘡愈放高騫

豈意雌雄並到門

銜得明珠為報吞

可憐禽鳥不忘恩

劉肅辯析

劉肅字才卿威州洛水人金主興定二年詞賦進士
嘗為尚書省令史時有盜內藏官羅及珠盜不時得
逮繫貨珠牙僧及藏吏誣服者十一人刑部議皆置
極刑肅執之曰盜無正賊殺之寃金主怒有近侍夜

見肅具道其旨肅曰辯析寃獄我職也惜一已而戕
十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辯愈力右司郎中張天
綱曰吾為汝具奏辯析之奏入金主悟囚得不死元
中統間擢真定宣撫使遷左三部尚書兼商議中書
省事年七十六而卒累贈推忠贊治功臣榮祿大夫天
上柱國大司徒邢國公子憲禮部侍郎孫大名路總
管孫賡翰林學士承旨
人被誣受罪苟知其誣而不為之辯理使其負寃
而死其慘有不可勝言苟辯之則有犯顏觸怒之

危劉肅乃不顧此獨能執法奉職辯析冤獄不惜一已之死以活十餘人之命竟回人主之怒俾囚不至死嗚呼艱哉在他人一遇犯危觸怒之事不傳致其罪者幸矣况望其能舍死而為之辯析哉此肅之所為有不可及也宜乎爵位通顯子孫榮盛天之報之豈偶然也後之典刑獄者尚當勉企於肅之為毋但視人之誣而不加辯理詩曰

死囚誣枉可哀矜孰為伸冤脫極刑

賴得仁人為辯析終能犯怒悟朝廷

又

奉職殷勤為辯冤一身榮顯及兒孫

陰施陽報分明在誰道蒼天默不言

子貞採訖

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為東平行臺幕府詳議官時汴梁初下飢民北徙餓殍盈道子貞多方賑拯全活者萬餘人金士之流寓者悉引見周給且薦用之後官至中書平章政事壽年八十一子渤官至集賢學士

夫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人民流離苟無以賑恤之則委棄溝壑者衆矣子貞遇此多方以濟活存心忠厚有古人之風一念之惠及于無告陰德之積詎淺淺哉又士之流寓者引見周給薦而用之俾不失所其仁如此天之報之宜其位至中書壽考令終一子復為學士豈偶然哉詩曰

汴京初下值凶年 餓殍流離實可憐

不有子貞存賑恤 萬人何得保生全

又

仁心不獨濟飢民 薦引寒微與物春

天畀顯融兼壽考 更教嗣子作朝臣

秉直散財

史秉直永清人祖倫因築室發土得金始饒於財金末中原塗炭乃建家塾召徠學者凡士族陷為奴虜者輒出金贖之遇歲大侵發粟八萬石賑飢者父成珪遭亂盜賊四起乃悉散其家財唯存廩粟而已秉直尚氣義方元太師國王木華黎統兵南伐所向殘破秉直率里中老稚數千人詣謁涿州軍門木華黎

以其子天倪為萬戶而命秉直管領新附之人屯霸州撫循有方遠近聞而歸者十餘萬家尋遷漠北人多道飢秉直得所賜牛羊悉分食之賴以全活木華黎承制以秉直行尚書六部事主餽餉軍中未嘗乏絕既而謝事歸鄉里卒年七十一天倪後從木華黎徇河東至絳州拔之還軍真定以天倪為金紫光祿大夫江南西路兵馬都元帥行府事天倪言於木華黎曰中原粗定而所過猶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也木華黎乃下令敢有剽虜者以軍法從事次子天

澤後拜中書左丞相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卒累贈太師進封鎮陽王孫楫真定路總管府同判本道宣撫司事權鎮國上將軍真定等路總管兼府尹格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楫真定順天新軍萬戶杖衛輝路轉運使杠湖廣行省右丞相淮東道廉訪使梓同知澧州楷同知南陽府彬中書左丞曾孫炫輝燧煊煬耀榮俱登宦籍累世簪纓不絕

世人捐一金施一惠以救人之患難匱之皆謂之陰騭而後獲其報者往往有之蓋作善降祥天之

道也今觀史氏自倫發土得金而家業以饒遂能
 名徠學者收卹士族賑濟饑人至成珪遭亂離之
 世復能傾家貲以保障鄉里及秉直撫循流亡全
 活饑饉天倪復以大義勸主帥止其剽掠父祖子
 孫陰騭相繼其受惠者奚啻萬餘人上天寧肯嗇
 其報耶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史氏所積者厚
 故其餘慶所鍾綿延不絕矣世簪纓以享厚祿孰
 謂天道幽遠而無徵乎詩曰

金末中原值亂離 士民失業孰能支

不逢史氏能施惠 溝壑顛連靡孑遺

又

史家累世積陰功 不計家貲卹困窮

天道昭昭多福應 子孫簪紱又昌隆

伯林息民

劉伯林汝南人事元太祖初為都提控命選士卒為
 一軍同太師國王木華黎攻下潞絳火山聞喜諸州
 時論欲徙聞喜民實天成伯林以此地喪亂人艱於
 食力爭而止之部曲所獲俘虜萬計悉縱之守威寧

十餘年務農積穀與民休息隣境凋瘵而威寧獨為
樂上卒年七十二累贈太師追封秦國公謚忠順子
黑馬累贈太傅封秦國公謚忠惠孫十二人元振為
成都副萬戶兼潼川路副招討使元禮懷遠大將軍
延安路總管曾孫緯陝西行省叅知政事

夫愛民固仁者之心也然當天造草昧之初悍將
武士孰不欲殺人以求逞哉伯林之心獨異於是
當元氏開國奉命行師安創殘之邑不徙於宅所
縱俘獲之衆使得全其生而又勸耕足食於飢饉

轉徙之餘遂安養生全之樂仁者之澤及人多矣
是宜享有壽考膺國封爵至於子孫亦皆為世顯
官榮盛莫比陰施陽報詎不信乎詩曰

遺民不復徙天成 縱遣俘囚保此生
勸課十年能足食 仁恩當日滿威寧

又

活人陰隲感穹蒼 為國功臣享壽康
不獨一身膺爵土 兕孫金紫更輝煌

嚴實活衆

嚴實字武叔泰安長清人仕元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從木華黎之弟帶孫取彰德既下又破水柵帶孫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實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為所脅從果何罪耶帶孫從之縱破濮州復欲屠之實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執兵刃者同戮不若留之以供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其後於曹楚丘定陶上黨皆然後大兵由武關出襄鄧實在徐邳間以為河南破屠戮必多乃載金繒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有殺掠靈壁一縣當誅者五萬人實悉救之會大饑民北徙者多餓死僵屍蔽塗實命作糜粥盛置道傍全活者衆實部曲有逃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人以為必殺實置不問實族屬在東平為王義深所害河南破實獲義深妻子厚周卹之送還鄉里終不以舊怨為嫌其寬厚長者類若此及卒遠近悲悼野哭巷祭旬月不已後追封魯國公謚武惠子忠貞金紫光祿大夫忠濟資德大夫中書左丞行江浙省事謚莊孝

夫好生惡殺天地之心也然師旅之間金鼓一振

其殺傷之濫寧能免乎惟仁者惻恒慈愛視民物
 猶一體恒恐其或傷之也是以雖居行陣而此念
 不渝能使無辜之人不陷於鋒鏑以得全其生陰
 功所積可勝既哉若嚴實從征彰德濮州上黨之
 時身處偏裨累能以大義動其主帥以止屠戮之
 慘誠不易矣及在徐邳間復恐河南之民橫遭塗
 炭乃載金繒往贖且約束諸將勿妄殺掠見人饑
 餓為糜粥以全活之復能不以舊怨為嫌史稱其
 為寬厚長者宜哉既歿而遺愛在人巷祭野哭
 聲朝野榮膺封謚後嗣顯榮歷職廊廟天之報施
 彰彰矣視彼身為將帥專以屠殺為威或身遭顯
 戮或子孫族滅乃諉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不亦
 誣乎詩曰

大將征南耀甲兵 兵行到處欲屠城

累陳大義能開悟 數郡人民樂再生

又

秉心仁厚孰能如 幾萬生靈竟免屠

廊廟簪纓傳後嗣 上天昭報信非誣

希憲德化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元既下江陵命希憲
行省荆南下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
為軍士所虜病而棄之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
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歿其直關吏嘗得
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發之世祖前其中有
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自廉相出鎮荆南豈惟人漸
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世祖以為希憲不嗜殺人
故能爾也卒贈忠清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
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加贈推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謚如故子六人孚僉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事恪台州路總管恂中書平章
政事忱邵武路總管恒御史中丞惇江西等處行中
書省叅知政事從弟希賢仕至禮部尚書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能體天地之德而好生則仁
澤之施其有大於此者乎扎瘡疔癘平世不免兵
戈之後民罹俘係一遭疾委而棄之匪賴仁人
收養以全其生不為溝中瘠者幾希廉希憲行省

荆南下令不許殺俘獲之人又令人收養被虜病
民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禁民不許質賣妻子其好
生止殺敦仁厚俗心之所存者為何如耶是以仁
洽民心政聞于上位至三公享有王爵子弟蕃衍
列職顯庸仁德之報有若是乎詩曰

兵戈疾疫正顛連 俘虜戕傷重可憐

不有至仁能戒殺 幾人能得保生全

又

俘係纍纍感至仁 荆南全活幾多人

皇天報德榮台袞 子弟才賢立要津

田滋廉能

田滋字榮甫元開封人公直有德行居官以廉能稱
累遷浙西廉訪使屬縣尹張或被誣以賊獄成滋審
之但俛首而泣滋疑之明日齋沐詣城隍告曰張或
坐事果有冤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者
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祝火未盡而去之燼
中得其遺藁今藏于壁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詰
之成等不伏因出火中誓狀皆驚愕伏罪張或得釋

十年改濟南路總管尋拜陝西叅知政事時陝西不
雨三年道過西獄因禱曰滋奉命來叅省事而安西
久不雨民飢而死滋將何歸願神降甘澤以福黔黎
到官果大雨歲登民悅其德後卒于官贈通奉大夫
河南行省叅知政事追封開國郡公謚莊肅

自古人臣之居藩臬之任處心公平力行仁恕者
有之至于辨冤獄致甘澍能使神明答之如響者
固罕見也若田滋之在浙西嘗以疑獄告于城隍
卒能辯王成之奸慝釋張或之無辜及遷陝西深

念久旱民飢未及下車乃先懇告獄神既而雨降
年穀以豐民賴以生非其處心立行有大過於人
何以臻此嗚呼德澤在民福報自天滋之生享祿
位歿蒙贈謚名書史冊以傳不朽榮幸至矣世之
受斯寄者觀此宜知所勸焉詩曰

縣尹遭誣獄已成 當年辨雪甚分明

田滋自是公平者 史冊昭昭著令名

又

關西不雨已三年 天降甘霖感意虔

德及黔黎多顯報

功名富貴始終全

思丁寬仁

賽典赤瞻思丁一名烏馬兒回回人別菴伯尔之裔其國言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也仕元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時蘿槃甸叛徃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瞻思丁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冒鋒鏑不幸以無辜而死又憂汝曹劫虜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蘿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瞻思丁不可使以理論之蘿槃主曰謹奉命越三日又不降

諸將奮勇請進兵瞻思丁又不可俄而卒有乘城進攻者瞻思丁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蘿槃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款附瞻思丁居雲南六年卒年六十九百姓巷哭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齊經為文致祭號哭震野贈守仁佐運安遠濟美功臣太師間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咸

陽王謚忠惠子五人長納速刺丁拜陝西行省平章
政事贈中書左丞相封延安王次哈散廣東道宣慰
使都元帥次忽辛拜榮祿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
贈雍國公次苦速丁兀默星建昌府總管次馬速忽
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孫伯顏中書平章政
事烏馬兒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劄法兒荆湖宣慰使
忽先雲南行省平章政事沙的雲南行省左丞阿容
太常禮儀院使伯顏察兒中書平章政事贈太師中
書左丞相奉元王伯杭中慶路達魯花赤曲列湖南

道宣慰使

將專閩外之制繫一方之安危司萬眾之性命有
能存之以仁恕撫之以恩義惟以平定安輯為事
而不嗜殺人則惠之所及者不既博哉觀瞻思丁
之安撫雲南誠可尚已當蘿槃甸叛命出師之日
憂形於色心之仁愛溢于言表及師臨城至于再
三不忍進兵加戮士卒有乘城者輒收縛之卒致
甸主感激出降一城之命得以全活陰隲之所施
者博矣於乎昔曹彬下江南不戮一人身享貴富

終始顯赫其後子孫保有功名與宋同休贍思丁
之用心豈下於彬哉是宜諸夷懷德朝野信服生
享名爵之隆歿有褒贈之寵慶流子孫奕世蟬聯
古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詎不信夫詩曰

蕞繁拒命守孤城 夷獠誰能保再生

主將寬仁施厚德 聞風款附不加兵

又

好仁惡殺寔天心 全活降城德最深

不獨一身膺顯爵 子孫奕世繼朝簪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劉以節重刊

直隸徽州府知府臣胡孝恭校

為善陰騭卷之九

為善陰騭卷之十

維禎禱神

許維禎字周卿為淮安總管府判官不務苛刻人頌其德政屬縣監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為民害維禎默禱于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曰冬無雪民多疾柰何維禎曰吾為爾禱之已而雪深三尺朝廷知其有德詔褒美之

夫為政而能感動乎神明使民被夫惠澤而稱頌

其德者豈偶然哉由其至誠有以召之也觀許維
禎通判淮安總管府二虎出其屬邑民以為懼維
禎為之禱于神明而虎患遂息郡內旱蝗民以為
憂維禎為之禱于神明雨隨靈而蝗即滅及夫隆
冬無雪民多有疾維禎則又為之禱于神明而雪
深至於三尺此繇其至誠純敬潛孚昭假於冥冥
之中故能獲斯之應也書曰至誠感神又曰至誠
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維禎殆庶幾斯言矣宜夫郡
邑有德政之頌朝廷示褒嘉之典惠愛及于當時

令名垂於後世有非偶然者也彼有苟祿尸位視
民之患無一動念者神且降之黜削尚何望其有
所感格而惠澤於其人哉觀之維禎亦可以少警
矣詩曰

至誠默禱感神明 一虎旋殂一虎行

蝗早已無冬雪降 黎民鼓舞樂安寧

又

佐郡當年政治隆 聲名一日達宸聰
旌能命德崇褒典 丹詔輝煌出禁中

天章治行

卜天章字君章洛陽人元皇慶初為歸德知府興學校復河渠河患遂息民賴以安改饒州路總管民飢即發廩振之僚佐持不可天章曰民飢如是必俟得請而後賑民且死矣失申之責吾獨任之竟發粟賑之全活者衆火延燒饒之東門天章具衣冠向火拜勢遂息鳴山有虎為暴天章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第一陞廣東廉訪使

為郡長吏而有牧民之責者凡民疾苦必當盡心以濟之若是則德之及人者多而天報之福者厚矣卜天章初為二郡太守修學政以育人材平河患以安民生至於歲飢不為違刑逃責之計即發倉廩以賑拯之使闔郡之民免為溝中之瘠一念愛民固已至矣後火為災復竭誠以禱之虎為暴則祈神以殄之凡可以濟民者無所不用其極故宜獲福於天以治行有聞不獨專城之貴而膺臬司之長享有豐爵聲光燁然天於善人報亦厚矣彼有視民之患邈不相關民已疾視於可而猶希

報於天得乎詩曰

為平水患復河渠

民力當時已得甦

更向凶年能教廩

免教殍却繫桑夫

又

火息城門免鬱攸

鳴山無虎解民憂

專城不獨朱幡貴

使節光華動海陬

揚王感神

揚王姓陳氏世為揚州人為善好施鄰里有貧困者輒淵濟之未嘗自以為德也宋季從大將張世傑扈

從祥興帝駐南海元至元己卯春世傑與元軍戰師敗多溺死王所乘舟亦為風破幸及岸與同伍累石支釜煮遺糧以療飢既而食盡同伍者聞鬻骸山有死馬欲往割烹之王未及行疲極而睡夢一白衣人謂王曰汝慎勿食馬肉汝平生多陰騭今夜有舟來載汝也王寤未之信俄又睡夢如初時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之膝曰舟至矣柰何不起王驚寤身忽在舟上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將元將畏舟重凡有來附舟者輒擲

棄水中統領憐王亟歲之鯨版下日取乾餼及漿從
 版隙潛投飼之居數日元將知之統領及王皆彷徨
 不自安忽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元將大恐統領給
 告元將王有異術白而出之上仰天叩齒俄而風濤
 恬息元將喜飲食王復厚贈之遂得還揚州久之遷
 居于盱眙津里鎮王年九十九而終王次女歸
 仁祖淳皇帝誕生
 太祖高皇帝及即位追尊
 淳皇后追封王為揚王

天生

聖君開億萬載太平之基業必有
 聖哲母后生於積德之家其累世陰功善行於天
 地感於神明而非偶然也觀於
 淳皇后之父揚王斯可見矣王生宋季當兵戈四起
 之時而為善好施之心不替故遭罹險艱神相之
 而獲舟楫之濟人憐之而得餼糧之資天佑之而
 風濤為之頓息夫豈力求而幸致之由其平日積
 德之深厚也於是薦生

聖母誕育

太祖高皇帝聖躬以掃除暴亂救民塗炭致天下於
雍熙泰和之世盛矣哉既而王壽享期願追封王
爵與國祚相為悠久上天之報施昭昭矣詩曰

平生好善積陰功 倉卒艱危計已窮

賴有神人相救濟 鯨波頓息海無風

又

聖母承休積善門 誕生真王定乾坤

宗親與國同悠久 榮顯三封世世存

徐王積慶

徐王姓馬氏宿州閔子鄉新豐里人性剛直重然諾
愛人好施見窮困者輒周卹之如將不及人為不義
必為開諭訓戒無有所隱致其感悔改過遷善者衆
由是鄉里稱為長者元末徙家定遠及江淮兵起乃
謀還宿州王季女生有奇相嘗言術者謂此女後當
大責已而歸

太祖高皇帝是為

孝慈高皇后追封王為徐王勅有司立廟歲時祀事

護視其瑩域焉

夫仁人君子濟人之急成人之美存之以誠行之不倦人之被其德者既多則慶之鍾于後者詎可量哉徐王為一鄉之長者賑窮周乏如將不及誨人為善改行者多固宜德孚神明享有祿壽王乃未食其報是宜天啓厥後誕生

聖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為

宗社神靈之主基國家萬世之福王亦膺封顯爵廟祀百世積善之慶昭昭然矣語曰為善無不報不

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其王之謂歟詩曰

善行昭昭著一鄉 薦生聖后感穹蒼

母儀四海安宗社 正位中宮奉聖皇

又

令名身後更昭融 泉壤生輝受國封

百世朝廷脩祀事 流芳簡冊仰清風

徐達大功

徐達鳳陽人長身偉兒剛毅英武年二十二值元季兵起慨然有濟世之志歲癸巳杖策謁

太祖高皇帝於軍門與語奇之留置麾下久之察其志慮材略皆非衆人所及遂命帥師往征戰無不利繼從渡大江拔采石定太平下建康東克吳越南取湖湘長淮東西以次削平後命北征中原首下齊魯繼收河洛旋定燕趙晉冀轉克秦隴之地功居第一達為人言簡慮精令出不二偏裨以下敬若神明戰皆用命與士卒同甘苦士卒不飽不食飲營不定不就帳傷殘疾病者親慰問給醫藥在軍中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幸仁厚不殺陳友諒嘗寇池州設伏擒其衆三千人時副將軍常遇春欲盡殺之謂曰此皆勅敵也若聞于

上必不殺將為後患達不聽亟以事聞多得全活克武昌偽平章樞密院事姜珏詣達乞降且曰當死者珏耳百姓無辜達善其言下令禁戢侵擾江漢列郡聞之望風歸附與張士誠戰于皂林鎮獲其衆六萬不戮一人悉歸京師下姑蘇與遇春約城破之日中分撫定至期達軍城左遇春軍城右達令士卒各懸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撤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

者死部伍肅然居民安堵暨入元都籍府庫收版圖
重器封宮殿門以兵千人守之俾宦寺護視其嬪御
妃主禁軍士毋致侵擾人民安業市肆不移遠近悅
服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凡新附
之衆躬拊循之人人感激自効所至安輯士庶俘虜
之衆戒將士毋得殘其肢體離散之民老幼給與完
聚前後攻下城堡未嘗怒其固守拒師以屠之置兵
屯守規畫足食秋毫不擾於民百姓聞其至者妻孥
相慶父老壺漿於道以迎之累官至征虜大將軍銀

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兼太
子太傅封信國公後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光祿大夫右柱國中書右丞相太子太傅改封魏
國公賜第于舊內之南制極宏壯表其里為大功坊
以旌元勳洪武十七年十二月有疾朝廷遣使召四
方名醫治之及禱于山川城隍之神至是薨年五十
四

太祖高皇帝為之震悼罷朝卹賻有加追封中山王
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親製神道碑文仍命諸王遣

官致祭又塑像歲時祭于功臣廟其上三世皆封王
爵妣皆封王夫人子四人皆

太祖所賜名長輝祖襲魏國公次添福授勳尉增壽
權右軍都督府左都督膺緒中軍都督府僉事女四
人長仁孝皇后次代王妃安王妃孫男九人茂先周
府儀賓景昌定國公欽仍襲魏國公

帝王興師革命無非憫蒼生之塗炭欲措赤子於
衽席為之臣者能體其君之心以全斯民之生則
德被生靈已雖不責其報於天而天報之福者自

不容不厚矣元季兵亂民不聊生

太祖高皇帝誕膺

天命起而拯之中山武寧王以英雄之姿將仁義之
師東征西伐盪定海宇旌麾所至莫嬰其鋒乃能
戒將佐之殘暴與士卒同甘苦受降不殺攻城不
屠俘虜之衆禁殘其肢體流離之民為婦其老弱
逮克元都民不知兵市不易肆妃主嬪御護視惟
謹府庫重寶以歸朝廷不徇貨財不近聲色皆其
仁厚之德根於天性復能體

太祖神武不殺之心保全民命為開國功臣之冠彼
漢之鄧禹宋之曹彬元之伯顏豈能過哉是宜身
都將相以富貴功名令終歿被褒嘉榮及泉壤流
芳史冊光昭日月萬世未求不磨施于子孫繼享
封爵女為皇后正位宮壺一門榮盛莫與為比語
云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詎不信夫回視
白起曹翰之輩不從上命專殺以逞身蒙顯戮子
孫不振耀者其報昭昭矣然則世之貪殘而好殺
者視王之所為亦可以自警矣詩曰

乘時起佐六龍飛

弔伐親提百萬師

拯濟生民能不殺

幾多德澤及當時

又

開國功成海宇清

曹彬鄧禹敢齊名

身都將相勲庸顯

後嗣多賢更盛榮

沐英忠愛

沐英字文英鳳陽定遠人年八歲遭兵亂父母相繼
歿孑然無依

太祖高皇帝見其孤幼憐之携以歸命

孝慈高皇后子之賜姓朱氏恩養甚厚年十八授帳
前都尉鎮京口尋陞廣武衛指揮使屢從征討有功
洪武元年命英復姓曰不可使其本宗乏嗣也累蒙
遷擢進階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九年命撫御
西河脩治城壘英懷來遠迓西隣以安十年以功封
西平侯十四年九月命英同潁川侯傅友德征雲南
既平留英鎮守英為人寡言笑沉毅有智量好賢禮
士撫馭卒伍尤有恩意每統帥大軍征討所至招納
降附未嘗濫有殺戮初下雲南地方絕遠夷獠頑悍

英宣布朝廷威德結以恩信撫而治之綏輯番酋得
其歡心或有叛者必遣人開諭不伏然後加兵夷人
畏愛無復叛者

太祖高皇帝深倍信之嘗曰使我無西南之憂者英
之功也二十六年二月丁卯以疾卒夷人為之流涕
罷市詔封黔寧王謚昭靖後歲餘父老復請立祠雲
南城中歲時祀之四人長春襲封西平侯早世次
晟仍襲西平侯以平交趾進封黔國公次昂為雲南
都指揮次昕駙馬都尉

為國之勲臣而功業懋盛爵祿豐榮傳之子孫久而彌昌者必其忠厚慈仁本於天性雖在師旅不以殺戮為威是以能招納降附懷來遠迓撫安邊疆開拓土宇功既成而德尤積得以享上天之報于悠久也若沐英者斯其人歟英少孤鞠于孝慈高皇后迨授戎職屢立功勛而其處心仁厚撫士有恩樂善好賢惟恐不及小心慎密終始弗渝及建節雲南掌閫外之政殺戮不濫恩信遠孚遂致夷獠畏愛無敢反側

太祖高皇帝屢申嘉獎非其忠君愛民之至何由而得此哉及其沒世朝廷褒封蠻夷哀慕嗣續昌盛與國咸休上天之福善為有徵矣古語云德厚者流光信夫詩曰

少逢兵亂困流離 天幸親逢聖主知

際會風雲能補報 謹宣威德守邊陲

又

專征閩外任非輕 忠愛存心境土寧

生死哀榮流慶遠 上蒼昭報甚分明

大海英烈

胡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少從

太祖高皇帝於滁陽常宿衛帳下以功授樞密院判官王師進攻婺州陞大海僉樞密院事攻下諸暨州又平處州拔信州及下婺州時以婺為浙東大藩乃授大海江南分省叅知政事守之既而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謀亂欲復其城大海被害

太祖高皇帝聞而悼之命有司朔像配享晉下壺廟

大海嘗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惟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燬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附之先是大海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卒後敵兵有犯境軍中或夢大海若生時或夜覩火光滿野洶洶若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人以大海為神云歲甲辰特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後又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謚武莊封勲如故子德濟

當國家開創之初武臣悍將攻城略地孰不欲剪屠生靈撤燬廬舍壯其聲威掠人子女快已私情太祖高皇帝起兵靖亂再造海宇凡若是者切戒之大海武人初未知學乃能上體

聖心於行帥之際不嗜殺戮婦女無所取民居無所燬所至晏然人之賴其澤者可勝計哉固宜生享富貴為國勲臣而歿乃為神佑民衛國屢著靈響此朝廷所以推褒卹之恩定祀事之典作配忠臣流芳簡冊百世如生天報善人亦云厚矣詩曰

際會風雲事聖明 自將三事誓平生

臨危慷慨全臣節 百世昭昭著令名

又

生為名將死為神 義氣稜稜凜若存

天相精忠應不泯 幽冥猶自報君恩

胡深保衆

胡深字仲淵處之龍泉人天資穎拔智識絕倫性倜儻好施予遇貧乏者傾橐周之弗吝也壬辰兵亂處州盜起元石抹宜孫以萬戶守慶州辟參謀軍事深

諭盜曰爾皆良民也因驅迫至此棄仗即良民耳盜以深長者言必不欺乃肉袒降温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普恩寧討之道出慶州帥府軍事復辟深參謀謂宜孫曰溫城叛諸惟一二人耳若破其城玉石俱焚如平民何請遣辯曰入城說之乃遣深行城中軍民相向泣曰吾屬自度旦暮鬼耳若獲更生敢不唯命乃以城降溫城瀕海民以漁為業時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勸發粟賑之驢呼之聲載道宜孫又假深分樞密院行軍都事令率

兵討平麗水諸縣寇盜因統其衆以保障之己亥太祖高皇帝遣胡大海率師趨慶州深即日迎見且曰吾所以為此者欲郡邑之民安耳大海以聞名至京師待以殊禮擢中書左司員外郎壬寅授浙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總制慶州軍民事時城中居廬多為戍士所據深建營屋數十區以分處之縉雲官田租額重里後歲以私粟代償深以新沒之田實其數害乃除後召還授王府叅軍仍總制慶州等翼福建陳友定擾邊奉命征之遂遇害年五十二鄉人為

立祠宇祀之朝廷命使者即其家祭之追封縉雲伯
子二長楨宣武將軍僉處州指揮使司事次樞

夫居將帥之任才兼文武者固難而存心仁厚全
活人命者為尤難誠能如是則神明鑒之人心懷
之雖沒世而不忘矣今觀胡深始以四方紛擾之
時諭降處州群盜以全其生洎討温州叛卒復開
釋脅從以免玉石俱焚之禍發粟賑飢為之保障
固有德於民矣大兵入境即知

天命有歸納款軍門以全一郡之生靈既而總制軍
民建營舍以安其居覈田疇以均租額將兵征討
不妄殺戮恩惠之及人為何如哉及其沒也鄉人
立祠朝廷遣祭褒封爵邑恩及後嗣皆由積善之
所致也詩曰

文武良材眾莫過 處温二郡保全多

一朝効順歸明主 萬古嘉名耿不磨

又

明良際遇感風雲 功在朝廷德在民

天意昭昭垂福報 後昆還得列朝紳

陶安惠政

陶安字主敬姑孰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

太祖高皇帝渡江至太平安率父老迎謁即留叅幕
府拜左司員外郎從克金陵陞左司郎中後克黃州
思得重臣以鎮之曰無逾安者遂命知黃州至則寬
租賦省徭役民悅服之尋移知饒州時方征伐急軍
需安勸諭誘率其民民皆樂輸而用不乏及寇至攻
城安開諭父老率子弟固守後援兵至擊走之
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所脅耳從賊

非本心柰何殺之由是民得全事聞遣使徃勞之明
年入朝命復守饒州民懷其德建生祠事之尋召為
翰林學士遷江西行省叅政以疾卒于治所

太祖高皇帝親為文遣使致祭追封其祖考皆為姑
孰侯祖母皆為夫人顯榮光耀儒者榮之

人臣受君命宣力一方苟能深恤民隱全活生靈
未有不身享祿爵終始顯融者無他天道至公為
善降祥自不誣也陶安當元季兵起率父老迎謁
太祖高皇帝於太平其歸順之志可嘉已及知黃州

寬省賦役而民皆悅服移知饒州民樂轉輸軍餉給足至於固守其城寇竟以遁諸將欲屠鄉民則諭其不可而民之全活者益衆饒人懷德乃建生祠事之尋蒙朝廷賜勞顯擢及其卒也恩寵褒嘉榮及先世嗚呼為善之報有如是哉是宜表而出之以為世勸詩曰

黃饒二郡稱賢守 惟有陶安最著名

見說當年遺愛處 吏民猶自荷生成

又

善惡昭昭不可欺 冥冥積德有天知

試看郡守陶安事 三代褒封世所奇

章溢愛民

章溢字三益處州龍泉人性孝友元末兵起溢集鄉人為兵保捍鄉土龍泉民誑誤於賊者處州路判官出兵欲盡殺之溢說元守將石抹宜孫得不殺宜孫以溢有器識引議軍事累授官至浙東元帥府僉事溢皆辭不受曰吾集衆保鄉里豈為名耶歲庚子太祖高皇帝遣使徵之擢營田司僉事癸卯擢為浙

東提刑按察司僉事胡深兵入閩陷沒處境復驚乃
陞溢為浙東按察司副使往鎮撫之溢至閩誅其首
叛者數人民乃定處州稅自兵興以來加徵頗重民
病之溢以聞詔復其舊浙江行省造海舟需大木檄
處州與諸郡均辦溢曰處婺之交限以峻嶺縱有大
木路何從而出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拜御史
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子存道嘗領鄉兵入閩閩
平省臣欲以存道所領兵北征溢曰鄉兵本農民始
許以征閩畢則歸農今復調之是失信也事聞于朝

從之洪武二年夏卒計聞

太祖高皇帝甚悼之親撰文遣官祭其家祭焉後存
道以武功累官至平陽左衛指揮同知

世之人行一善事惜一物命皆謂之陰德而獲其
善報至於撫一郡之人全衆人之命德之所及者
既博而報施之來容有已乎若章溢者可見矣當
龍泉民誑誤於賊而元之判官欲盡殺之賴溢之
言皆得全活及受命鎮撫處州閩中之叛惟誅首
惡數人而民遂定又奏減處州之稅停海舟之木

以寬民力罷鄉兵歸農期不失信於民溢之為善
彰彰如此是以上獲恩命屢至超擢及歿寵渥有
加其子亦蒙雖任嗚呼所謂為善者天必報之以
福信矣詩曰

龍泉註誤釋冤民 處郡剝瘼賴至仁

因是存心能愛惠 自然陰德格蒼旻

又

天道從來與善人 分明報施及兒孫

信知章溢行陰德 父子簪纓萃一門

練氏全城

章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乃章得象之高祖母也太
傅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出兵
有二人得罪欲斬之練氏密使二人已去後二人俱
奔南唐為將攻建州州破之時太傅已死矣練氏居
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練氏且以一白旗授之
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已戒士卒勿犯
也練氏返金帛并旗不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
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眾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

其言遂罷太傅十三子其八子皆練氏所生也後子孫及第至達官者衆人皆以為陰德之報

夫能脫人之死於罪戾之下固為仁矣及自迫於死已不顧一身之利害而欲脫衆人之死豈不尤仁也哉若練氏蓋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始焉脫二人於死終焉脫一城之死其陰騭所積實為厚矣以常情處之得脫其身家之厄幸矣况復有意於他人哉而練氏乃能如此於乎其難也已勝於世之為丈夫者其子孫衆多榮顯累世則天之報施

誠有可必彼視死不救貪生苟活者聞練氏之風安得不愧乎詩曰

曾將厚意結人心 豈料翻成報德深

肯使一家同日死 全城寧與却黃金

又

積德由來報在天 子孫榮顯自綿延

一門福慶皆陰德 千古猶稱練氏賢

曾婦禦寇

曾氏婦晏汀州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

破寧化縣令佐俱逃將樂縣宰黃埒令土豪王萬全
王倫結約諸砦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所殺獲賊
念其敗結集愈眾諸砦不能禦晏乃依黃牛山傍自
為一砦一日賊遣數十人來索婦女金帛晏召其田
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實在我汝念主
毋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田丁
感激思奮晏自槌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
敗鄉鄰知其可依挈家趨黃牛山避難者甚眾有不
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助之於是積眾日廣復與倫

萬全共措置於黃牛山為五砦選少壯為義丁有急
則互相應援以為犄角賊屢攻弗克所活老幼數萬
人知南劔州陳韓遣人遺以金帛晏悉散給其下又
遺楮幣以勞五砦之義丁且借補其子名其砦曰萬
安事聞詔特封晏為恭人仍賜冠帔其子特與補承
信郎

婦人當危急患難之際能不失身者幸矣矧能禦
寇而濟數萬之眾哉此曾氏婦晏所以為難也當
寇勢方盛縣邑既破雖令佐尚棄而逃避晏獨散

粟以給鄉兵使挫其鋒既而寇勢益振晏復諭衆
作勇以摧其銳自是措置周密賊莫敢犯鄉邑賴
以保障老幼數萬皆得全活晏之力也彼令佐輩
享有爵祿而膺民社之寄寇作不能捍禦以衛群
黎反竄匿為自全計曾不如一婦人乎宜其事聞
于朝榮被封錫及子蒙賜秩名福報之隆豈非由
此哉詩曰

寇發鄉間勢擾攘

誰能禦寇遏披猖

曾家寡婦真男子

挫寇克威保一方

天

散粟推誠激義兵

鄉邦數萬獲全生

陰功顯獲神明報

褒錫旋加被寵榮

陳母祠塚

陳婆妻剡縣人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
古塚每飲先輒祠之二子患之曰塚何知徒以勞苦
欲掘去之毋苦禁而止及夜母夢一人曰吾止此塚
三百餘年汝二子恒欲見跋賴相保護又饗吾佳茗
雖潛壤朽骨豈忘齋桑之報及曉於庭內獲錢十萬

似久埋者唯貫新母告二子二子慙從是禱酌愈至
毋壽至九十餘終

凡墳墓所以藏遺骸也然歷世既久子孫已絕其
能自存者寡矣唯君子忠厚之至不欺朽骨孰謂
婦人亦能之乎若陳發之妻所行是也觀其窆居
宅有古塚自常情言之實所厭惡也必發掘而刻
夷之矣陳母則異於是每飲茶輒先祠之又禁止
其子勿毀其心之仁厚如是耶是以陰靈感德於
冥冥之中而有獲錢之報曾謂無主之家而可以

輕伐之哉此陳母之所存所見如此故能享富壽
于當時而稱賢名於後代不亦美歟嗚呼世有貪
慕風水或攘竊葬物發人之塚暴人之骨者陽犯
憲條陰遭塚訟生受重刑死受鬼戮殃及子孫永
不昌盛視此其知所戒矣詩曰

孤塚多年絕子孫 蕭條誰掃墓前門

惟看陳母心忠厚 飲茗先祠為保存

又

朽骨誰知亦有靈 受恩懷感在冥冥

青蚨十萬酬陰德 丹錄仍為益壽齡

郡君却金

李郡君有賢德嘗有貨珠子老媪李氏携珠子至既去遺珠子在地郡君收之後媪踰時不至一日既至形容枯瘦精神恍惚非昔時也郡君詰之曰時所貨珠子歸則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兩償之其主不許因憂愁感疾幾不能起郡君曰珠子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此媪驚喜泣下願致金六兩以請郡君取還之却金不受忽微疾夢乘車出曠野至大官府見二

偉人衣冠坐堂上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郡君知其陰府遂誦大悲呪左右皆驚愕其堂搖動不已二偉人立語曰勿誦放爾歸矣一吏持人簿書至按偉人曰記得還李媪珠子事否郡君曰記之其一偉人曰當增二十年壽其一曰得無太多也其一曰婦人而不受珠寶無貪得之心此可尚也偉人即命還復乘車至門首而入見其尸卧帳中驚而悟起後二十一年乃卒

夫見利不取苟非澹然無欲者不能在士君子尤

難況婦人乎若郡君之為有可尚也方其拾遺珠
足以備粧飾或可以市厚利掩而有之亦孰得而
取之哉而郡君見媪之色閱媪之情即舉以歸之
不受其報使媪憂悻之懷灑然而釋仁厚之意感
人深矣世之貪得之徒見利僅毫釐不顧義之可
否而強取爭奪者有矣矧於獲重貨而肯輕舉以
還人哉視此曾不一婦人若也如郡君之為是宜
善錄冥司延年增筭天之福善信不誣矣詩曰
當年老媪失明珠 愁戚形容毀欲枯

惟愛郡君憐老媪

拾珠還與視如無

又

還却遺珠更却金

潛然老媪感恩深

冥司錄善增高壽

為報還珠一善心

文妻同盟

文紹祖福州福清縣人有子與柴公行議親既聘柴
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
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為速禍因勸紹祖仍
娶柴氏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風疾亦家生三子

皆登第

為人父母者為子求婚皆欲審擇得人以承宗祀孰肯娶有疾之女以為之配哉然既聘之餘以有疾而棄之是女將安歸乎紹祖之妻能存是心柴女染疾夫欲渝盟更聘折以正言卒使有家一念之善堅如金石足以通于神明感乎天地是致子婦之疾旋瘳不惟有後亦且祭盛其子之身亦立登顯科天錫之福捷於影響人有恒言為善無不報信夫詩曰

不因有疾即渝盟 為子求婚本至情

身處閨房能積善 昭昭一念感幽冥

又

天令子婦疾全差 子步青雲慶未涯

秀毓孫枝綿嗣續 並登科甲更榮華

周婦感悟

周婦信州人周才美之子婦也賢德能幹才美令分理家政付與斗斛秤尺各兩事諭以所用出納輕重大小長短名色其婦不悅拜辭舅姑不願為婦恐他

日生子敗家以謂妾之所出枉負其辜才美愕然曰
吾家薄有田業可供伏臘何遽辭去婦曰翁平日所
為有逆天道妾心有愧居之不安才美曰汝言誠是
當悉除毀婦曰未可問其所用年數若干才美曰約
二十餘載婦曰必欲妾留此侍奉若許以小斗量入
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以酬前日
欺瞞之數果能如是妾即願留才美感悟欣然許諾
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科

夫度量衡之制聖人必比而同之者蓋欲使民無
折閱之私而息率爭之風耳世俗滯偽小人射利
每於出納之際以小大長短而倒置之其若是者
但欲損人以益己焉知有悖入悖出之理哉為女
婦者亦惟知順從其欲殖貨利以給其家孰能抗
言以諫止焉周氏之婦獨異於是凡迺翁汲汲於
利而欲肆其平日之所為心不自安引身求去至
欲留之力告以天道不可逆人心不可欺致使憤
然感悟一如其言改過自新噫彼賤丈夫尚靦面
目而為之曾得若閨房之見哉此是婦之足嘉也

然而上天報應捷於影響使其有子並登顯科不
惟足以承周氏之宗祀而且有以光大其門閭孰
謂積善而無報哉特表異之以為世人之勸詩曰
益已欺人二十年一朝感悟即幡然
要知射利能從善 賴得新米子婦賢

又

能行陰騭向閨房 天鑒昭昭佑善良
豈特有兒蕃嗣續 並登科甲姓名香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劉以節重刊
直隸徽州府知府臣胡孝恭校

為善陰騭卷之十

御製為善陰階後序

朕惟修德行善者人道之當然惟能不求知於人不責報於天者乃為陰騭然既有是陰騭人雖不知而天獨知之天既有以知之則所以報之者自不容已觀於古人為可見矣朕自即位以來夙夜拳拳惟以敦德勸善

為務然嘗以為幽明之間其分雖殊
而其理則一今之為善者既皆有以
旌異之則古之為善者不有以彰顯
於世曷足以稱朕是心哉於是間閱
古今載籍取夫為善暨有陰隲及人
者編集成書遂命刻梓頒示天下使
人人得以徧觀而勉於為善然尚慮
聞見有所不及采輯有所未備致有
遺闕心甚歉焉雖然崇德好善人心
所同後之君子倘能體朕是心而於
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者博采其實而
詳著之以續夫是編之作則不惟朕
之所望實天下後世之所望也

永樂十七年三月十三日

永樂十七年三月十三日

